

續資治通鑑

冊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上京留守行臨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有可觀卿等試

宋紀十二

起昭陽協洽十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未遼南京留守

太平興國八年

遼統和元年

冬十月帝以丹官吏止進鞍

宰相因曰凡爲君臣者治人利物卽是修行梁武舍身爲佛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 乙未遼南京留守

休格言諸節度使每歲貢獻請如契丹官吏止進鞍馬從之丁酉遼以吳王稍爲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戊戌改諸王名俱進封有差 司徒兼侍中趙普

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參知

政事宋琪李昉竝同平章事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
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卽無不治苟以爲飾喜怒之
具卽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
銜勒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者昉初
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告之昉不信於是帝
語及多遜事昉力爲解釋帝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
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 癸丑遼應州獲宋
諜磔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班親王上李昉宋琪等
固辭帝不許曰宰相任總百揆藩邸之設止奉朝請
而已元佐等尙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 高
陽關獲遼偵騎送至闕下言遼於近寨築城帝謂宰
相曰此爲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
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

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對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竝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尙存將來止於此數處置戍可矣己未太一宮成張齊賢等請用祀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帝賜普詩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感泣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矣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見帝衣敝袴數視之帝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

朴爲天下先也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
至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同僉署
樞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入對帝謂曰
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
尤號嚴肅故加獎擢穆等再拜謝帝又曰朕歷覽前
書大抵君臣之際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
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
心言之朕每行一事未當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
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庚辰置侍讀官帝
性喜讀書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三卷宋琪等
言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此書千卷朕欲一年徧讀尋改名太平御覽 遼太
后及遼主祭乾陵詔諭三京左右相以及錄事參軍

等當執公方不得以阿順爲事諸縣令佐如遇州官
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仍時加采聽以分殿最
民間有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
孝於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 十二月丁亥淮海
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王尙書令太
師等官詔罷元帥名餘不許 己亥遼太后觀漁於
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濬淵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
羣臣稱賀未幾河復決房邨帝曰近以河決韓邨發
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
五萬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其役 帝謂宰相曰
比聞有僧道還俗應舉者場屋混淆進士須通經義
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甲辰
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

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
各試發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 遼敕諸處刑
獄有冤不能伸雪者聽詣御史臺申訴委官覆問先
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
事舍人詳沒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 丙午右補
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內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
等語帝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
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
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臆
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旦豈宜尙列侍從邪中書舍
人王祐等奏旦宜竄斥丁未責旦爲殿中丞商州團
練副使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田錫上疏言筦權
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所謂網利太密

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遞年比
撲只管增加窮盡利源莫甚於此今乞定其常數授
以常規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
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
稍頻者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
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早受百僚之朝
午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
紲或親觀戰馬投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
者或詢彼冤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
有所未知至於如此然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
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
卽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
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

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豈宜使押來囚繫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閒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施之恩澤或置以刑名雖睿鑒周通固無枉濫而帝廷清肅豈稱喧囂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願陛下察而審之抑臣又有請者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蓋其職本屬考功自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政體此臣所未喻者一也往者諸侯

有過百姓有冤必命臺官委爲制使誠以憲府刑曹是其專責今多差殿直承旨使爲制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鞠人之罪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劾旣臨以制書人畏嚴威誰敢捍拒豈無陷於不辜虧陛下仁慈之旨者此臣所未喻者二也臣每讀史書凡匹婦貞廉野人孝行尙旌彼門閭或賜之束帛以勵澆俗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纓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未喻者三也疏入不報是歲賜譯經院額

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

遼統和二年

春正月戊午右僕射石熙載卒熙

載性忠實遇事敢言無所顧避至是遘疾不起帝爲悲歎累日贈侍中謚元懿壬戌詔三館以開元四

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閒出矣 甲子遼主如長樂

有司上竊盜罪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時取其甚者以警衆然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乙丑帝御丹鳳樓觀

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海宇乂安京師繇盛殊以爲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虛爵以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丁卯房州以聞帝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乃追封涪陵王賜諡曰悼

帝爲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朕將往游廷美與左右欲以此時竊發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攷異）

李仁

甫據太宗此語遂謂廷美必非杜太后所生仁甫宋臣未免爲太宗諱惡愚謂當時朝野皆知廷美爲太宗同母弟故太宗造爲此語以自文其過而李昉等亦稱宮禁中事非陛下委曲指示臣等何由知之觀昉等之對而太宗之誣廷美真欲蓋彌章矣否則諸王太妃族屬豈有宰相不知之理尚煩太宗委曲宣示乎仁甫又以杜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才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以是致疑竊謂女子年四十七初非不能生育之期愛憐少子欲令其相代爲君情理容或有之未可以太宗單詞執爲定案也且父子有

相隱之義果如太宗言則宣祖私其子之乳母而使有子是淫也杜
后又不能容而使出嫁是妒也一言而兩彰父母之失鄉黨自好者
恥之身爲天子而忍言之不顧吾知斯言之必誣妄矣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

以下求蠲稅者朝臣以田畝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
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災沴蠲稅政由窮困豈
以多少爲限邪辛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
少悉與檢視 壬申蠲諸州民去年官所貸粟 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有至行母嘗臥疾彌
年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初坐廷美事屬吏穆令子
惟簡給母以奉詔鞠獄臺中及責官還家卒不以白
母閒日輒出訪親友或游僧寺陽爲入直暨於牽復
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彊起之穆益哀毀癸
酉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帝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操
履純正方將倚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

不幸也。丁丑帝謂侍臣曰：昔晉武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殊失帝王之道。今宮中自職掌至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爲多也。二月壬午朔，帝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案名籍，參勞績而升黜之。逾月而畢，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閒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爲衆所保，帝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以右補闕喬維岳爲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滋總

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
失率常有之綱卒旁緣爲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剏
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逾五十步覆以夏屋
設懸門畜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
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庚
子遼主朝太后因觀獵於饒樂川丙午遼主與諸王
大臣較射丁未遼招討使韓德讓以政黨項回遂襲
河東賜詔褒美 三月宴文武官及外國蕃客於大
明殿召渤海大使鸞河慰撫之鸞河渤海酋帥也帝
征幽州率部族歸順故有是賜 遣翰林學士宋白
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決將塞故也
乙卯日本國僧裔然自其國來入朝言國主姓王氏
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文武僚吏亦

皆世官

〔攷異〕宋史日本傳裔然姓藤原據日本五畿內志藤原乃后族也明史日本傳載國王源義滿五畿志以源爲王

族之賜姓非異姓也

帝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尙存古道

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 丙

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帝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彊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

送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很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己未滑州言

河決已塞羣臣稱賀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癸未以涪陵王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壻韓崇業爲靜

難軍司馬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令侍從

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壬申幸含芳苑宴

射謂宰相宋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游

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

李昉等各賦詩帝爲和賜之是春宰相奏事退帝

謂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也唯時務不便須極言

無隱朕當裁酌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夏四月

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羣臣上

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